

上

口 白
KOU X BAI
哨 色
SHAO SE

帘十里 —— 著

当我对世事厌倦的时候，
我就会想到你，
想到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生活着，
存在着，
我就愿意忍受一切。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口
哨

白
色

第 1 册

作者：[作者姓名]

译者：[译者姓名]

出版社：[出版社名称]

ISBN

978-7-111-11111-1



帘十里

著

口 白
KOU BAI
X
哨 色 [上册]
SHAO 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白色口哨 / 帘十里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8. 4

ISBN 978-7-5552-6647-1

I. ①白… II. ①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2584号

书 名 白色口哨

著 者 帘十里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经兴凤

特约编辑 崔悦 倪静

装帧设计 46

照 排 梁霞
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5.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647-1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目 录 [上册]

楔 子	1
第一章 暗恋的船只	2
第二章 明知故问的把戏	48
第三章 白色口哨	91
第四章 我想见你	133
第五章 年少的怦然心动	175
第六章 所谓真实，唯你我	213

目 录 [下册]

第 七 章 这世上和她一样的人	253
第 八 章 善恶与仇终有果	288
第 九 章 我爱你	319
第 十 章 菩萨说你会嫁给我	356
第十一章 天堂列车	392
第十二章 少年成了她的男人	433
番 外 一	470
番 外 二	477
番 外 三	483

楔子

2047年，冬。

裴致煦从公司加完班连夜提前赶回家过年，路走到一半接到母亲的电话。

电话那头说：“小清来不来？”

“在我边上坐着呢。”裴致煦看了一眼坐副驾驶座上的女人。

电话里传出一声淡淡的“好”。

挂断电话，裴致煦说：“我妈电话，问我你来不来。”

夏清说：“阿姨今年还要回江州？”

夏清和他恋爱六年，前年开始登门拜访。裴致煦的母亲人很温和，虽然已经五十出头，但保养得很好，可能因为是教师的关系，浑身总透着一股别样的文雅正气。他母亲唯一奇怪的地方就是过年从不在桐城，这都第三回了，裴致煦带她回去吃年夜饭都是提前一个星期的。

裴致煦蹙眉，似有点无奈，说：“她觉得开心就好，我爸把她惯坏了。”

外头不知何时开始下雪，白茫茫的雪花纷纷扬扬。

第一章 暗恋的船只

2017年。

7月的桐城炎热得像火炉，一连高温好几天，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雨，还会有台风。转眼已是黄昏，云层压得低，灰蒙蒙一片，可一滴雨也没落下。

越临近夜幕这天气越差，防护栏被风吹得左右摇晃，和成排的树木撞在一起，咯吱咯吱响。铁轨周遭荒芜一片，只剩高山田野，而这天又沉又闷，快将绵延的山峦吞噬了。

“坤哥，台风来了。”周金抬头望了眼天，风打在脸上真疼。

裴邺坤尿完抖了几下拉紧裤腰带：“傻愣着干啥，那还不快点干活，早点弄完早点回去。”他眯眼看向东倒西歪的树，嘀咕了一句，“什么鬼天气。”

桐城南站1到24股道最西边的护网生锈老化，台风一吹，螺丝不争气地掉了。几个人还在量水平只听身后砰的一声，震天动地。

那块护网边缘已经砸到铁轨，倒了一块连带着那一侧都开始倾斜扭

歪，被护网拦住的树木犹如脱逃猛兽，所有枝叶藤蔓一股脑都钻了出来，在风里肆意摇曳。

裴邺坤蹲在轨道边上回头望着那处低声咒骂了一句。

他放下扳手，压了压安全帽逆风而行。

风卷起沙土从一望无际的铁轨上方席卷而来，裤管都被吹得笔直，要用几分力才能在石堆上站稳脚跟。

周金拎起工具包急匆匆跟上去，被风吹得睁不开眼，脚下一崴差点摔个大跟头。

“刚才谁检查的护网？”裴邺坤厉声问道。

几个人一抖，蒋城为难道：“真的仔细检查过了，没问题的……”

裴邺坤一脚踹在护网上：“要是这时候列车正好过来呢？几百条人命谁负责？你吗？”

“可真的检查过了……”

裴邺坤问：“那这是什么？你干什么吃的？”

蒋城不说话了。

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做这工作，一点失误都不能有。

“还戳着干吗，喝西北风？”

蒋城和陆北忙把护网扶起来，一个在护网连接处扛着，一个在断截那儿扛着。

裴邺坤从工具包里翻出螺丝和螺丝刀，周金帮蒋城一起扛，虽然只断了一块护网，可都是连着的，风一吹一压，那分量杠杠的。

三个人扛得咬牙切齿。

拧上最后一个螺丝帽时突然下起瓢泼大雨，豆大般的雨滴打在黄色安全帽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，裴邺坤握着螺丝刀使劲拧紧，宽大的手背上青筋凸起，虎口处沾上锈渍，被雨水一冲锈味更腥了。

树枝藤条从网缝里窜出来，借着风力嚣张挥舞。裴邺坤抹了把脸刚直

起腰，脸就被尖锐的枝条划了一道。

“坤哥，出血了！”陆北眼尖，那细长的伤口渐渐渗出血来，雨冲得快，可渗得也快。

雨水夹着血腥味流了裴邺坤一嘴，他扣住网狠狠拉扯了几下确定不会再倒塌，五指还搭在护网上，低头努了努下颌朝旁边吐了口口水，咧咧嘴，他抹了把流血的伤口，手上血迹斑斑。

裴邺坤拉下挂在脖颈间的毛巾随手抹了抹脸说：“再给我仔细检查一遍！弄不好就别回去！”

漫天大雨，风雨呼啸，四个人将桐城南站1到24股道的护网再次逐个排查过去。蒋城和陆北检查靠右的护栏。

几个人都被淋得浑身湿透，风一吹更是瑟瑟发抖。蒋城是最近新来的，工作出现失误被责骂是应该，可心里难免有些不痛快，和陆北嘴碎了几句。

陆北进来得也不算晚，拍拍蒋城的肩膀说：“坤哥平常不是这样的人，对兄弟都好着呢，只是这工作上的事情他看得重，要求也严格，这也怪不得他，出现点小失误那可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以后仔细着点。”

蒋城闷声不响。

平常一般5点就收工，这会儿折腾到了七点，一路上气氛沉甸甸的。

几人回到职工宿舍各自理了理，然后去澡堂洗澡时，裴邺坤叫住蒋城。

蒋城以为他要再训几句，谁知裴邺坤递了支烟给他。蒋城将盆搁在腰间，另一只手接过烟，裴邺坤给他点烟，他有些惊恐，赶忙放下盆双手去接火。

裴邺坤吸了口烟道：“今儿的事我没训你的意思。”

蒋城点点头。

裴邺坤说：“我们这活日夜颠倒没假没休，一年到头也就这么几个人可以谈天说地，都是兄弟。”

蒋城心宽了几分：“坤哥，工作失误是我的责任。”

裴邺坤静默片刻，最后说：“以后仔细点，你手上有一列车的人命。”

蒋城蓦地一僵。

抽完这支烟蒋城重新拿起盆打算去澡堂：“坤哥，我先去了。”他被冻得浑身发冷。

裴邺坤掐灭烟：“好。”

宿舍门开着，走廊里来来往往有男有女。

这里男女混住，男的糙女的也糙，都没那么多讲究。

一阵穿堂风溜进来打在湿漉漉的背心上，带来莫名的一阵凉意，裴邺坤提起衣角将又脏又湿的背心脱下挂在椅子上，不一会儿地上就积了一摊水。

他刚脱下裤衩门口响起三声敲门声：“今几个怎么回来晚了？”

裴邺坤睨了一眼来人，拿过干毛巾挂在脖子上：“台风坏事。”

林莉把热饭热菜放桌上，双手抱臂从上到下扫描他，笑语盈盈道：“怎么不继续脱了？”

他嗤笑一声：“骚娘儿们。”

林莉的目光停在他双腿之间的饱满上，靠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旱这么久也不渴？”她边说，那双手边挽住了裴邺坤的胳膊。

林莉穿得暴露，V领的贴身T恤和短到没边的牛仔裤，那里压着他的手臂，那叫一个软。

裴邺坤拿毛巾擦了擦脸，视线往下瞥，勾唇一笑：“发浪呢？”

他线条硬朗，眼睛又黑，一笑，特别有男人味儿，林莉顿时被迷得七荤八素。

她身子不由自主往前靠：“不喜欢？”

林莉倚在他身上，顶多就够到胸口，身上的汗味烟味重她也不反感，觉得男人就该是这样。

他叼上根烟笑了笑，拿起脸盆就走了，没继续搭理林莉。

林莉抬眸就只能瞧见裴邺坤离去的背影，窄腰宽背，两条腿又长又结实。她跺跺脚，心痒死了，恨不得挠个底朝天。

林莉刚出门口就碰上隔壁宿舍的几个爷们，大家嘿嘿一笑打趣道：

“又来找坤哥啊。”

林莉哼一声扭着腰走了。

“瞧这骚样，坤哥怎么会瞧得上这种货色，野鸡也想上天，做什么白日梦。”

学校组织为期十天的写生，已经接近尾声，明天就开始回学校然后解散，学生们个个脸上都开出了花。

李蔓吃完晚餐回到宿舍。这次安排的宿舍是两个老师一间，环境简陋，别说学生就是老师也有些不满。

见李蔓回来，陈玉开始发牢骚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这画得和鬼画符似的，什么作业。”

李蔓在一旁坐下随手拿过几份作业瞧了瞧：“本来已经是暑假，学生早就没耐心了，学校又安排写生，饭菜、住宿条件都不怎么样，这段时间高温，谁愿意天天在外面待着画画，不怪他们。”

陈玉：“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管不住了。”

李蔓笑了笑。

陈玉想到白天的事情，对李蔓说：“你话少，会管不住学生，别让这帮兔崽子骑到你头上。”

李蔓点点头。

初入这行她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。

陈玉摘下眼镜看向窗外的天：“这是要来台风了，不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，能不能回去。”

李蔓披上外套：“陈老师，我出去走走。”

“刮风下雨的出去干什么啊，外面乌漆墨黑的，不安全。”

“没事，我去逛逛。”

她们住宿的地方离古宅街道有一千来米，那条路没有路灯，周遭都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空旷又荒芜。

因为下雨的关系学生都不乱跑了，路上无人。

李蔓买了把十块钱的透明雨伞撑着。

在路口有一盏路灯，也是宿舍这边唯一的路灯，浓稠如墨的夜色下灯光淡薄而涣散，淅淅沥沥的雨飘散坠落，李蔓的影子被路灯拉长但很快就融入黑暗中。

她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，微弱的光勉强能照亮前路，除了雨声便是鞋与石子的摩擦声，夹着雨的湿润气息。

走到路的尽头，她没有往古宅的方向走，而是右转拐进了一条栽满柳树的小道。民居的屋檐宽阔，她走在青石板上也不需要打伞，只是左肩偶尔被雨滴打湿。

柳树边上是一条贯穿这里的大河，河水还算清澈。中间有个亭子，李蔓走进亭子坐下，石板冰凉，没了酷暑的闷热。

在她的斜对面三百多米开外是轨道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，可她知道那里是轨道。

李蔓从包里拿出烟盒，轻点了支烟，细细的烟雾缭绕，很快被风吹散。

河岸对面今天新种植了五棵柳树苗，种得不巧，这会儿赶上台风，风一吹就摇摇欲坠，根基不牢，外力一使劲就得散。

李蔓抖了抖烟灰，拿起手机，找到韩傅明的电话拨了过去。

韩傅明好一会儿才接电话，嗓音有些疲惫，但依旧温柔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李蔓听得出他的累：“最近很忙？”

“新手上任，得表现好点。”

李蔓：“注意休息。”

韩傅明轻声笑了：“想我吗？”

李蔓示以缄默。

韩傅明：“算了，你那边快结束了吧，我后天去找你？好久没见了，吃顿饭怎么样？”

“傅明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们算了吧。”

韩傅明久久不出声，连呼吸都沉了几分。

李蔓说：“问题出在我这儿。”

李蔓听到电话里传来了椅子和地板摩擦的嘶啦声，他隔了几秒说：“什么问题，你说出来。”

李蔓知道自己欠他一个说法，她也不是什么遮遮掩掩的人，干脆将一切说白。

“你很适合我，不论是家庭条件还是为人，你都很好。你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是优秀的指导老师，也是非常尽职的男朋友。我们相处半年，很愉快，也几乎没吵过架，真的很合适。”

韩傅明比同龄人成熟上进，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没有少爷的架子和不良习惯。

韩傅明：“你继续说。”

李蔓深深吸了口烟，凝视着黑暗中的轨道。

“你知道的，我很喜欢他。”

韩傅明知道那个“他”。

当初韩傅明和李蔓刚结识，聊了很多，后来他问她为什么选择桐城的大学，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在桐城。那个时候他就知道，这绝对不仅仅是朋友的情分。

再到前段时间他追求她，她说会尝试着重新开始，那个时候李蔓就说过，他会是很适合她的人。

她一向很坦诚，非常直白地告诉他，她有喜欢的人。

韩傅明：“你再考虑考虑，别深更半夜一个人胡思乱想，晚上的时候人容易冲动。”

他是真喜欢李蔓，不娇气不矫情，也没一般小姑娘的虚荣心，性子也直爽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他也觉得很舒服，各自有各自的理想，为此拼搏的时候互不干扰，同时相互扶持，她也绝不会像别的姑娘那样疑神疑鬼，而是给予他充分信任。

李蔓轻声道：“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”

韩傅明静了足足有三分钟，说：“是我们时机不对。”

李蔓张了张嘴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她不擅长安慰人。

韩傅明很快冷静下来，理清前前后后所有可能，也许他需要等待和另一个契机。

他说：“早点休息吧，不用觉得欠我。”

一厢情愿就得做好这种准备。

李蔓只是轻轻嗯了声，不说谢谢也不说对不起。

手机屏幕变暗，风雨下的世界又归于最初的模样。

李蔓想起四年前的那天。

院子里都是积雪，熙熙攘攘的好多人，放眼望去被围在中间的人身材高大，叼着根烟笑了几下。

他穿着黑色的短款羽绒服，下面搭了条牛仔褲，犹如挺拔笔直的松柏矗立在那儿。他低头吸了几口烟与旁人说笑几句，忽然抬头朝前看去，眸子又黑又沉，却又夹着点温柔。

他看见了她，也朝她笑了，随后他搂住身边的女人随着亲戚朋友进屋。

几个人从澡堂回来身板还没贴上床板，宿舍铁门就被敲响，比风狂比雨急，砰砰砰的，就差撞门了。

“坤哥！阿金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”

周金下床去开门。

孙兵站在门口气喘吁吁，浑身湿透，下巴还在滴水，指着外头说：“出大事了！赵师傅他们扩建的那个京桐普速线的祥源一号隧道岩石坍塌！赵师傅他们都还在里头呢！还有两名学生！我在隔壁的轨道上正量轨距呢，突然轰隆隆一声，跑去一看隧道里都是大石头，人影都没一个，有个新来的在外面撒尿没被砸。坤哥，我打你的电话打不通就一路跑来了！”

裴邳坤下颌瞬间绷紧：“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会有学生？报警了吗？”他边说着边下床迅速穿衣穿鞋。

“就刚刚，大约十分钟前。我也不知道学生咋会进去。报警？我……还没报……”

裴邺坤：“出人命的事情不报警你在干什么？！脑子是水泥做的？”

孙兵结巴道：“我……我就想着向上级报告……就来找你了！你手机又不通，我怎么敢……”

裴邺坤是桐南工区工长，虽然这职位仅在工人之上，可总归是个领导，不熟的客客气气喊他一声工长或者班长，搭过几句话认识的都跟着喊坤哥。

孙兵只是个普通工人，怕担责任。

裴邺坤按了按手机，没电。他插上插头，对周金说：“现在打119，请求最快的救援。”

手机开机后，裴邺坤翻了翻电话簿打给线路车间主任，立即将事情汇报上去。

他随手拿过工作服套上，电话被接通。

整个职工宿舍人声鼎沸，楼道里都是杂乱的脚步声，很快楼底下有汽车出发的声音。

挂断电话，裴邺坤拿上安全帽二话不说，跑出宿舍冲进雨里，正巧赶上最后一辆车。

裴邺坤拉住卡车的铁链一蹬脚就上了。卡车完全敞篷，十几个人紧紧抓着边杆顶风顶雨，台风一吹人都要晃几晃，再加上道路崎岖，那颠簸可想而知，像逆风而行翻滚在风浪里的船只。

隧道洞口外站着那个因为撒尿躲过一劫的小伙子，哆哆嗦嗦还沉浸在后怕中连话都讲不清。地上泥泞一片，一帮人来回走几步这地就成了泥潭，雨滴打在泥水里，溅得半裤管都是黄泥。

隧道800米处是事故点，大量岩石垮塌堵断了隧道。隧道口高13米宽20米，一眼望去挤满了尖锐的岩石。整个隧道共1008米，入口宽高并不是水平延伸，越往里洞口越窄，塌方的点偏偏就卡在最狭窄的那块。

浩浩荡荡几十人站在夜里任雨淋任风吹。

浓重的夜色里唯一的光源就是车灯，可实在太轻微。

裴邺坤站在隧道正前方凝视了一会儿，对陆北说：“通知电路部门，立马叫人在隧道口打吊灯，要够亮。”

说完裴邺坤拿过手电筒往里走，很快走到尽头，棱角畸形的岩石堵住了整个隧道。

“老赵！老赵！季凯！”裴邺坤喊着，沙哑沉重的声音在隧道里回荡。

“老赵！”

没有半点回应。

裴邺坤狠狠咒骂了一声。

蒋城跑过来，扶住安全帽指着外头说：“坤哥，黄主任来了，还有段处长都来了，正找你呢。”

裴邺坤看了一眼塌方点，跨大步子跑出隧道。

吊灯已经打好，还搭了顶棚，用来挡雨，几位领导人被风雨弄得也是一身狼狈。

消防队和救护车后脚赶到。

几十米开外的小路上有咚咚咚的震动声，车灯照过来无比刺眼，七八辆车后面跟着两辆钻机。

“里头情况怎么样？”黄主任问道。

裴邺坤：“都堵着，没人应答。”

许处长和消防队长拿着隧道图纸正在制订计划。

中铁十二局的人二十分钟后赶到，这片地上陆陆续续站满了人，黑压压一片。大夏天的因为台风气温直线下降，工人们穿得单薄又被大雨淋得没一处干的，深更半夜，甚是折磨。

经商讨，众人开始用直径180毫米的钻机试钻。

裴邺坤站在最边上默默等待着，周金递来一支烟，烟有些湿。

裴邺坤接过咬住，周金给他点火，说：“别担心，等生命通道打通取得联系，天一亮，兄弟们齐心协力一起挖，都会没事的。”